

走向西郊公园的少年

沈嘉祿

纯肉人移动，从城市的A端至B端，叫步行；将几个景点串起来，不为购物、只为打卡的行走，叫做旅行；更时髦的要用洋文City walk，讲究一点的还会配备冲锋衣、运动鞋、背包、墨镜、水壶、智能手表等，名牌最好。如此组团走一回，摆好pose拍拍拍，才能晒到微信群里吸粉。

在我少年时代——上世纪七十年代，“在路上”就是勇往直前地硬走，提气壮胆的口号是：“练好铁脚板，打击帝修反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公园里不成气候的小型动物园是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环境，比如和平公园、杨浦公园、复兴公园。狮子老虎威风不再，目光黯淡，整天沉溺于白日梦；鳄鱼、蟒蛇、猫头鹰在冥想中修行，猕猴家族生来是知疲倦的气氛组。大象、河马、棕熊、大熊猫、长颈鹿都属于传说，所以从我家附近的复兴公园回来，不敢在小伙伴面前吹嘘。那个时候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个远大目标——西郊公园。

事实上，在小学三年级春游时已有“处女座”，一个年级两三百只萝卜头，乱哄哄地塞进十几辆大卡车。在队旗引导下一路歌声向西郊方向疾驶。团队活动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只能蜻蜓点水、跑马看花，豺狼虎豹还来不及看分明，老师就哇啦啦哇哇招呼集合了。然后在草地上分散坐下，掏出自带的干粮——馒头、面包或大饼，女生还有话梅、桃板、咸芝士等嚼头，吃饱了唱歌，然后打道回府。来去匆匆，脑子里一团糨糊，所幸老师没有布置小作文。

所以进中学后要补课，非步行不能展现“同学少年都不贱”之气象。自我放逐，走向西郊公园就是一次试飞。

先要做攻略，设计最佳线路图，然后组团，人员多少，男女搭配，自带干粮还是吃盖浇饭？都得一番商量。如果消息走漏，又恰好被一个招人嫌的家伙知道，就要设法甩掉。经过半夜的辗转反侧，拉开窗帘一角，按照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说法，“东方泛起了鱼肚白”，队友们在指定地点——煤球店门口集合，然后精神抖擞地出发。

一口气走到中山西路虹桥路口，已经汗流满面，气喘吁吁，嗓子冒火，我路边一处人家，脑袋凑到自来水龙头下面一口气猛灌。进入虹桥地界——眼前一片大农田锦绣一般，迎面吹来的风有点狂野，肥胖的小蜜蜂嗡嗡作响，擦着我们的鼻尖飞过。一队农民挑着粪桶鱼贯而行，味道十分刺激。也有身穿土布上衣，头戴印花布帕子的少妇，挎着篮子在油菜花中间穿过。小黑皮在路边立定，眼睛定定漾漾，问他看什么，他说想看赤膊戴围裙的女人。哇！我们笑到地上打滚。在七零八零的弄堂传言中有一则是关于郊区妇女的——宁波阿娘说，乡下女人在夏天不穿上衣，系条围裙，后背全部暴露。男人在踏水车的辰光也只系块布，前头挡一下意思意思，屁股朝外无人要看。

进了公园，小伙伴们直扑狮山、虎山、猴山、熊园、象园等，人与动物只隔了一条一米多高的水泥围墙或一条浅浅窄窄的“护城河”，森林、荒原的气息时而潜沉，时而涌动。猛兽们毛色发亮，目光如炬，看来伙食不错，低首咆哮一声吼叫，乱云飞渡，地动山摇。互相打量，心律加速，似乎不大真实，只好自我安慰：它们是跑不出来的！

旁边立着科普牌子，告诉游客它们从哪里来，习性如何，是否危害人和农作物。我们还知道了小熊猫与大熊猫不是同门兄弟，孟加拉虎与东北虎不是一家亲，长颈鹿也会得高血压，失去天空的老鹰无精打采，游客们动作夸张地催促孔雀开屏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人们总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，飞禽走兽任由我们生杀予夺，这种观点自然影响到游园文化。友善一点的，会从口袋里省下半只面包，投喂猴子和狗熊。恶作剧者如小黑皮，平时经常在课堂里惹得女生哭鼻子，此番进得公园，机会来了。他将粉笔头包在糖纸里头抛过去，老猴子阅尽沧桑，世事洞明，剥开一看不能吃，就冲着他龇牙咧嘴。小黑皮又掏出一颗糖丢过去，小猴子眼明手快抢了去，逃到山顶剥开来吃，很快哇哇大叫，拍打自己嘴巴，俯冲下来在地上跳个不停。原来小黑皮将一团辣伙夹进团里，我们笑得前俯后仰，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动物的痛苦之上。

小黑皮还去逗引大猩猩，大猩猩老僧入定，懒得搭理，他就折了一根树枝去捅小猩猩，猩猩妈妈一声怒吼猛扑过来，抓住铁丝网一阵乱撞。小黑皮后退

不及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公园管理员闻讯赶来，一把将他拎起，狠狠训斥，游园群众也围上来谴责，我们只好面红耳赤地撤退，去会一会大笨熊喽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骑自行车去西郊公园，进入大象王国，另一个同学高举一根香蕉逗引大象，等一头大耳朵象伸长鼻子过来，他却跑开了。大象就从护城河里吸了一鼻子水，“噗”地一下给他洗了把淋浴。大妈游客拍手叫好：活该！

一大圈兜下来，肚子饿了，我们选择一处草地坐下，拿出面包、香肠、草莓酱、鲜桔水等，讲究的女生还带了榨菜，切细丝，浇麻油，男生用两根手指从玻璃瓶里夹出，嘴里一叼，味道极好。

所谓野餐只有这么一次，后来再去，心心念念要吃盖浇饭，这也是西郊公园的核心吸引力。大食堂相当宽敞，还有一圈玻璃天棚，阳光照得我们眼花。午饭尚未开卖，已经人声鼎沸。买了票，一顿饭环节差点失控，素浇一角五分，荤浇两角五分。荤浇是孤零零一块红烧大排，不大送饭，还是素浇实惠，白菜加粉丝，运气好的还能吃到素肠、烤麸，勾了薄欠，油汪汪地将米饭罩住，一个个摇头晃脑吃个精光。

没有去过西郊公园，人生不完整；没有吃过盖浇饭，游园不完整。五十岁以上的上海人都懂的。

走出公园大门，回首一瞥，被一种莫名的感情塞满胸膛，恰少年同学，风华正茂，革命友谊进一步加深，也觉得比没来过西郊公园的同学要成熟多多。

工作以后与女朋友去过三四次。坐公交到静安寺再换乘，排队时间太长，我们就选择骑自行车，让春风吹拂青春的脸。进园后与动物打个照面，更多时间安放在草坪，打羽毛球，背英语单词，谈谈小说构思。今天的小青年谈恋爱，大概不会把动物园作为首选目标吧。

有一次，看到铁丝笼里关着一头狮虎兽，从东走到西，从西走到东，跟我背英文短句时一样苦恼。这个怪物有着狮子的脑袋，老虎的躯干，条纹稍浅，体格健硕。我从说明牌上得知，它是狮子和老虎交配的产物，属于科研成果。

中国农村有骡子，身强力壮，是农民的好帮手，但与狮虎兽一样，不伦之恋导致终身不育。

女朋友表示困惑：狮虎兽是否知道，来到这个世界注定是没有后代的？

我不知道狮虎兽是怎么想的，更不知道另一只笼子里的正宗雄狮，整天与异类为邻又是何种感受。就在此时，狮虎兽停下脚步，坐下与我们对视，眼角挂着又黄又稠的粘液，眼睛里似乎蓄着无尽的忧伤。而此刻身边的游客都走光了，我怕崂山道士附体，让它穿网而出。很多年以后，在苏北某县城郊外的庄稼地里，看到一座明代遗留的镇墓兽，似狮非狮，似狗非狗，风化剥蚀，苔藓斑斑。一道白光随风掠过，眼前的石刻仿佛在动，它不就是曾经相识的狮虎兽吗？

离开猛兽区，我们走在湖边，谁也不说话。直到我看到了一只装满小鱼的箩筐，青紫色表皮泛着银光的小鱼就

浅浅窄窄的“护城河”，森林、荒原的气息时而潜沉，时而涌动。猛兽们毛色发亮，目光如炬，看来伙食不错，低首咆哮一声吼叫，乱云飞渡，地动山摇。互相打量，心律加速，似乎不大真实，只好自我安慰：它们是跑不出来的！

旁边立着科普牌子，告诉游客它们从哪里来，习性如何，是否危害人和农作物。我们还知道了小熊猫与大熊猫不是同门兄弟，孟加拉虎与东北虎不是一家亲，长颈鹿也会得高血压，失去天空的老鹰无精打采，游客们动作夸张地催促孔雀开屏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人们总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，飞禽走兽任由我们生杀予夺，这种观点自然影响到游园文化。友善一点的，会从口袋里省下半只面包，投喂猴子和狗熊。恶作剧者如小黑皮，平时经常在课堂里惹得女生哭鼻子，此番进得公园，机会来了。他将粉笔头包在糖纸里头抛过去，老猴子阅尽沧桑，世事洞明，剥开一看不能吃，就冲着他龇牙咧嘴。小黑皮又掏出一颗糖丢过去，小猴子眼明手快抢了去，逃到山顶剥开来吃，很快哇哇大叫，拍打自己嘴巴，俯冲下来在地上跳个不停。原来小黑皮将一团辣伙夹进团里，我们笑得前俯后仰，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动物的痛苦之上。

小黑皮还去逗引大猩猩，大猩猩老僧入定，懒得搭理，他就折了一根树枝去捅小猩猩，猩猩妈妈一声怒吼猛扑过来，抓住铁丝网一阵乱撞。小黑皮后退

是小菜场里常见的青鳉鱼，湖面上有十几只鸬鹚在游弋，漫不经心的样子。这种大型水鸟披着雪白的羽毛，有一把钳子似的嘴巴，下面的喉囊就像魔术师的口袋，眼珠子滚圆，眼圈微红，闪闪发亮，有滑稽相，游姿保持着起码的优雅。在漫画里，它被描绘成一个贪婪的掠食者，而在西方话语中居然代表着虔诚与奉献，真不明白老外是怎么想的。

我拿起一条小鱼扔过去，一只鸬鹚精准地叼住并一口吞下。我又投喂了几条，远近高低各不相同，都被完美接受，一点也不输棒球场上的天才接球手。湖面上激起阵阵涟漪，湖边水杉的倒影也被扭曲。鸬鹚们高傲地向我游来索鱼，一派绅士风度，但在我向前一步时又扇形散开。

女朋友说：“饲养员给它们喂食是有规定时间的，你不要越俎代庖了。再说……”“再说什么？”“你是嫌国家之概，行个人之乐。”“这筐鱼本来就是给鸬鹚吃的，我等于在义务劳动呀。”“你是为了享受支配动物、捉弄动物的乐趣。”“你这个人就爱上纲上线……”

真是高兴。我们告别鸬鹚，来到草地上。我细嗅着指尖怎么也擦不干净的鱼腥气，她幸灾乐祸地笑了……那天如何骑车回家，早已化作一片模糊图像。此后一见鸬鹚漫画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它们优雅的泳姿。

过了十几年，我以记者身份到动物园参加一个会议，内容我全忘了，只记得会后一帮记者嘻嘻哈哈来到猩猩馆，探望一只受宠的小猩猩。据保育员介绍，雌猩猩因为难产而死，她就成了小猩猩的妈妈。才几个月大的小猩猩被她从暖房里牵出来，就像母亲牵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去草地上玩耍。阳光灿烂，惠风和畅，小猩猩毛茸茸的轮廓线被镶了一圈金边，这一幕应该配上节奏舒缓的音乐。记者们得到的福利是允许与

小猩猩合影，女孩子还可用奶瓶喂它。轮到我在花坛边沿，家里从来不养宠物，当小猩猩用手臂吊在我脖子上时，确实有点紧张。在大家的哄笑声中，我从小家的眼神里看到了纯真无邪的信赖，足以软化铁石心肠。

从此，我爱看《动物世界》了，《帝企鹅日记》和《鸟的迁徙》也看了好几遍。

动物园是大型城市的必要配置，其意义应该超出公共花园的单纯涵义。从史料中得知，中国有动物园要比西方国家晚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夏天，北京建起了万牲园，据说也是端方、戴鸿慈、徐世昌等五大臣出国考察西方宪政的额外收获。但他们绝对想不到，睡狮初醒，新时代呼然而至。差不多同时，沪上私家花园开始蓄养动物并展览。1931年上海有了市立动物园，展览狮、虎、熊、狼等，地址在文庙路，这处地方曾经叫“芹圃”，与文庙隔街相望。诗诵雅乐与鹤鸣虎啸的交织，也是一段对照记。淞沪抗战爆发后，一部分动物被迁至顾家花园（今复兴公园）。

动物园的建设开启了一个新时尚，势必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，也开阔了青少年的眼界。动物园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大课堂，更重要的是启发游客与动物共生、共存、共荣，在友好和谐的环境中彼此打量，相互照拂，使我们整个社会从容而自信地走向人与自然、人与动物的高度文明。

从某种角度来看，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的镜像。如果我们能摒弃“人是万物主宰”“动物生而为我使役”的陈旧观念，那么，动物会告诉我们很多。

花开花落，岁月如梭，鬓发斑白的我很想再走一次西郊公园，将少年的豪情细细捡拾，哪怕气喘吁吁，汗流满面。致青春，致盖浇饭，致动物界的朋友。



都市之恋（国画）吴冠中

选自中华艺术宫（上海美术馆）“中国式风景——林风眠、吴冠中艺术大展”

餐桌上的句号

余斌

一日三餐，正经吃的那一顿，西人称为“正餐”。正餐要慢慢享用，不可草草，晚上那一顿，工作已然结束，最来得适宜。早餐中国不少地方又称“吃早点”，已排除在“饭”之外了；德国人讲究早餐，但任是怎样丰盛，哪怕超过了午餐，也没人会把它当正餐。

中国原无正餐一说，然西方人的逻辑思维，讲的是一个清楚，中国人擅长模糊思维，可此可彼，亦此亦彼，“相对论”是骨子里的。体现在吃上面，则西方人的正餐有一定之规，按部就班，前菜、主菜、甜品，段落分明，一道一道，乱不得。过去中餐席的上菜也是有讲究的，大体是冷盆、热炒、炖菜、汤依次上来，而今虽是“帮系乱套，家法全无”，这个程序也还存在，但限于酒席，家中如何，就另说了，且西人的那一套已是固定下来，体制化了，我们的先来后到则要灵活得多，因时因地因人而变。

所以说一顿饭在哪儿画上句号，就是吃，最后吃什么来结束一顿饭，难说。江浙一带，通常似乎是喝汤。碗里的饭吃完了，舀上一碗汤，或者碗中饭已不多，来个汤泡饭，喝汤即毕，便离席而去，或是收拾桌子。但这汤多半就上桌了，前面已然在捞汤里的菜吃，而且汤也是时有时无，并非题中必有。广东人在喝汤上面有点像西方人，喝在前面，而饭后来一点甜的，也颇流行，称作“糖水”，只是不那么固定，——对西人的正餐而言，可以没有前面的汤，没了饭后甜点则一顿饭便失去了它的完整性。宴席自不必说，日常亦是如此，小馆子里的一份很简单的套餐，别的尽可简化，甜品必包括在内，或是一份糕点，或是一客冰淇淋，实在没啥，来个水果也行。学校餐厅，“食堂”的性质，简无再简，已经不能算正餐了，就其完整性而言，似乎却不可径划入快餐。好多年前在法国大学里吃了一顿食堂，发现前菜、主菜之外，照例还要取一份布丁、蛋糕之类，没有的话，则由酸奶、橙子、苹果之类来兜底。简单可以，粗糙可以，没有？不可以。

甭管是不是像西餐那样程序化，餐桌上总要画句号的。从味道上去大而化之地划分，不过是以甜还是以咸结束的问题。虽然有“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”的五味之说，味道的“基本”无疑是甜与咸，其他诸味都是往上叠加，无所附丽，不能独撑局面。故从未闻有以酸、辣之类来终结一餐饭的。咸与甜之中，又以咸更基本，说到吃饭，首先想到的便是咸，即

是欧美人，构成一顿饭重头戏的主菜，当然也是咸的。对吃惯中餐的人而言，饭后来份甜点，多少有节外生枝、画蛇添足之意味。中餐酒席中亦有甜点，那是穿插其间，并不破坏“咸”的主旋律，以甜来收束，并且是那样自成一体、浓墨重彩的甜，仿佛是话说从从，高潮过后又起高潮，不像以咸始以咸终那么顺理成章。

喜好多甜品，大有人在。据说甜品能让人产生幸福感，又据说，科学研究已经表明，人类产生幸福感是由于大脑分泌的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，基因通过多巴胺来调节我们的幸福感，分泌得多一些，我们就幸福、快乐；分泌得少一些，我们就悲伤、绝望。而吃甜食，尤其是巧克力、体育运动，血拼等，都能促进人体分泌多巴胺。

科学家得出结论是通过实验，一般人则是凭经验，凭经验我们就知道，甜比咸更能带来一份满足。一些超出了味觉的心理感受多饰以“甜”字（比如“甜蜜”“甜美”），大概就是基于此。这种比况是不是反过来影响到我们对甜品的体味？也许。似乎没有人把咸与满足联系起来，有句说法叫“油是精神盐是力气”，惦记着“力气”其实是想着干活，甜品则似乎只与休闲、惬意关联，由此看来，以它来给一顿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，好比曲终奏雅，倒也合理。

甜品或甜点法语里对应的词是dessert（“甜品”“甜点”就是dessert的汉化也未可知），本意是“从餐桌上撤去餐具”，撤了吃饭家伙干嘛？预备上甜点或水果。后来干脆就变成“（餐后）甜点”了。英国人有样学样，跟着抄作业，于是有英语里的dessert。相应指涉的词，意大利语作dolce，意谓“甜”，西班牙语作postre，意谓“最后”，加一块儿，倒是将甜点作为餐桌上句号的意思，表露无遗。

人是习惯的动物，吃上面更是如此。我始终无法把甜点与一顿饭联系起来，尤其是它出现在最后。我的抵触最直接的来自口腔：不少人是把一顿饭的最后称为“收口”的，以咸来收口，嘴里仿佛清清楚楚，以甜品收口则嘴里黏黏乎乎（想想看，又是糖又是奶油的），不爽。

与蛋糕、冰淇淋、布丁之类相比，我能接受的是饭吃完了之后来点水果。现今餐馆里比较正式的酒席，最后会上一道水果，不论前面上菜的顺序会有什么错乱，水果最后出现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。没考证过席上最后上水果的做法始于何时，与西餐体制的引入有无关系。即使有关，我们也不能说在餐桌上画句号这一点上，已然西风压倒东风。我的印象，大家在酒席上固然是餐毕吃水果如仪，在家吃饭，则多半是不讲这一套的。

果然如此的话，我们的句号，就还是以咸来画的，不管是汤，还是其他。

小心·留心·用心

——读治芳诗《眼镜湖有感》

箭鸣

就是教书，退休后仍住安徽大学校内，直至去世。

他曾经是父母的儿子，也是儿女的父亲，深深懂得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愿；他曾经是学生，也曾经是教师，深深懂得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；他没有作过行政工作，但交友广泛，遍及员工，深深懂得群众对掌校者办好学校的期待。治芳自己恐怕也不会想到，这些自然发生和无意潜理的思想与情感，竟为他这首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基础再坚实也只是基础，优秀作品的产生，还需要日常生活的体验、新颖独特的构思和与之匹配的的语言来表现。

眼镜湖的东边是教师住宅区，西边是教学楼群，老校区面积不大，高楼密

布，只有眼镜湖一带还算有些景色，适合散步、休闲。这是治芳上课的常驻地，也是他休闲散步的地方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和眼镜湖相见的次数实在是数不清了。日子越久，相知越深，不知何日何时，他忽觉“眼镜”背后是“眼睛”，湖水荡漾好似眼珠转动，灵感便从这儿迸发，长期的思考转化成了托物寓意的诗句：

目光炯炯地盯着你，
盯着你，盯着你——
长校者你得小心，
你背后有众人警觉的眼睛。

目光炯炯地盯着你，
盯着你，盯着你——
育人者你得留心，

你背后有人们关注的眼睛。

目光炯炯地盯着你，
盯着你，盯着你——
学子们你得用心，
你背后有父母期盼的眼睛。

长校者即掌校者（长、掌义同），对学校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，教师在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，学生在学习中起着主体作用，他们是学校中主要的三类人物，眼镜湖使用它炯炯的目光盯着这三类人，对他们发出了“小心”“留心”“用心”的忠告，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各自肩负的重任。

治芳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，从抒情诗《茶园短歌》发表开始，便引起诗坛的关注。此后，他就沿着这条路走下

去，以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为题材，用现代格律诗的形式加以表现，从青年写到白头。到了晚年，阅历丰富了，思想深邃了，乃能另辟蹊径，从教师的身份出发，结合所咏对象是校园中的湖泊的特点立意，以教化为宗旨，以劝勉为基调，将自己大半生读书教书生涯最深的感受和体验写出，无意间将一首咏物诗写成了教学劝教的哲理诗，大众对于教育的一种恒久不变的要求与期待！这就使得作品的思想饱满充实，加之语言贴近生活，平易朴实，又且短促、简洁、有力、磅礴，似鼓点，如惊雷，敲击在读者的心理上，回响在读者的脑海，使人警醒，催人奋进，诗作无尽的生命力尽显其中。

如果说缺点，“文题不对”或许可算一个——全诗都在提醒、忠告、警示，就是没有感想，而且用感想二字作为诗歌的题目，也有些敷衍潦草了。基于对治芳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的了解，参考我多年投稿的切身经历，我以为“有感”二字之八九是诗作在发表时编者的随意添加或改动。诗人已离世，手稿又不存，我的分析、判断自觉还有些合情合理，但改成什么诗题好呢，只有请广大的读者朋友来贡献智慧了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账号